

中學時代

高 植

大東書局印行

中 學 時 代

高 植 著

大 東 書 局 印 行

1 9 4 5

前言

湘桂路上戰事正緊的時候，我在兩路口遇見了老友范幼勛君。他住在城外方公館裏。他說他最近同方家夫婦一陣從北碚回來的。

他邀我一陣到他的住處去談談。

他說他寫了一篇小說，想請我看看，不知道我有沒有功夫。

我說，「老兄寫的小說，我是很願意拜讀的。」

他說，「我不會寫小說。這只是試試看的。當然寫的不合乎你們內行們的標準。」

我說，「我也是外行。」

他說，「既然你肯看一看，也不用客氣了。」

我說，「你寫的是抗戰英勇事蹟嗎？」

他笑了笑，說，「我坐在後方，足不出都門，所見所聞是如此，怎能寫出抗戰英勇事蹟的小說呢。」

「那末，寫的是建國的故事了。」

「也不是的。」他笑了笑，沒有說下去。

「是描寫囤積居奇和發國難財的嗎？」

「也不是的。寫的是我自己的中學時代的故事。」

我說，「那是人生的寶貴時期。不過在我們中國，進過中學的人是不多的。」

他說，「我寫的只是我現在還能記得的那時候的事。各人的經歷不同，各人的事件不同，不過年輕人的心理和生活是大致相近的。有些事我沒有寫，例如鬧風潮，打飯堂，趕教員，打架，偷竊，等等的事，我都沒有親自參與過，我不想寫。我寫的是我自己在那幾年之間的一些瑣屑的經驗見聞和心情。要詳細，寫三五十萬字也寫不完。要簡約，三五千字也夠了。我本不敢把我的東西拿出來獻醜，但因為我們是老朋友，你也了解寫作的條件，所以請你看看，請你指教。我想你是不會見笑的。」

我說，「決不會的。也許你所寫的東西會喚起我的回憶。中學時候的事情想起來是很有趣的，不過隔了二十年左右，想起了是很模糊了。」

他說，「是呵。事情在當時總是不覺得什麼。在希望中的事情和回想中的事情總是有趣些。務必請老兄看一下，指教指教。」

他把他的原稿交给了我。我帶在身邊有兩個多月了，還沒有看。我下過幾次決心，要把牠看一看，但每次都沒有實現我的心願。

今天下午，接到范坊助君的來信，問我對於他的稿子有什麼意見，希望我不客氣地告訴他。

這封信使我覺得不安了。我寫了一封信告訴他說我還沒有看完，待看完了就寫出一個總的意見。我覺得這麼復信不妥當，把信撕碎甩進字紙簍裏去了。我把稿子放在面前的桌上。

我想起來了，他上次告訴我說，他寫的是二十年前的事，許多地名用的是當時的地名，他所寫的見聞也是他親自看見的，希望我不要以字害意義。

我開始閱讀着他所寫的下邊的文字：

原书空白页

中學時代

我陪方太太和她的五歲的男孩子位中從北溫泉的游泳池回來，正走上石級，打算回北泉招待所。方太太的十二歲的大男孩已經進初中一了。看起來她還不像是十二歲孩子的母親，她和我一邊走着，一邊談到我們自己的中學時代。我登着數帆樓下邊的石級，說：

「我在中學裏不是出色的學生，我在社會上不是出色的人。很快地就過去了二十多年，我還是……」

「幼助！」這呼喊聲打斷了我的談話。我正回頭尋覓，這聲音又呼喊出來，並且加上了「這邊。」

我順着這個熟悉的聲音的方向抬頭望去，我驚喜地看見了老朋友舒誠明的頭和肩伸在樓上的窗外。我高興地和他招呼着，向上伸着手。

他笑着，把手向下伸着，似乎要同我握手。他說「聽說你在沙坪壩，我到沙坪壩，

又聽說你在這裏，居然碰見你了，省得我去找。上來坐一下？」

他已經發覺了他要上前握手的動作被窗台擋住，縮回了手，顯出他又歡迎我上去又要自己下來的樣子。我垂下了手，把右腳踏着上面一層石級，正在躊躇要怎樣才能便方太太和舒誠明都覺得滿意，方太太帶着愉快的笑容說了。

「那末，范先生，我們先回去了，等一下再見。」

她說過，就牽着她的孩子位中繼續登着石級。

「對不起很。我馬上就來陪你們。」

我帶着歉意目送她，她的孩子回過頭用尖銳的高興的聲音喊着，「范伯伯，再見！」

我進了數帆樓，上了樓梯。舒誠明從樓梯上走下來幾步，緊握着我的手，把我領進了他的房間，才放了手，要我坐在有繡花椅墊的藤椅上。

「又差不多五年不見面了。你什麼時候離開成都的？」舒誠明帶着回憶的愉快說。

我在成都的時候，他正從歐洲學成歸國，由昆明飛到成都。我們在老朋友富志雲博

士家裏碰見的。他出國六年，我們那次會面，彼此像在中學時一樣地有談有笑，我陪他玩青羊宮，草堂寺，武侯祠，望江樓，和新都的桂湖。他住了兩月就走了。

「你離開成都第二年春天，我也離開了，」我回答：

「你太太是湖南人，是四川人？」他笑着問。

這問詢的奇突起初使我疑難了一下，他大概有了誤會。頓然之間，我想起來了，他還記得十八年前我們在南京後湖遊船時所說的話，這話五年前在成都還曾重提過一次。他的記憶力真強，難怪他能夠記得古今中外的那許多事實與數字。這話，像五年前在成都時一樣，喚起了睡眠十八年的青年初期的那種情緒，我似乎忘記我自己現在的情況，不覺地帶着一點兒故作神祕的語氣說，

「也不是四川人，也不是湖南人。」

「她是那里人？」舒誠明詫異地說。

「她不是哪里的人。」我還有點故弄玄虛的神氣。

這次，舒誠明更顯出詫異的表情。

「她不是你太太？」他明白過來。

「不是的，」我莊重地肯定地說。

我笑起來，他也笑起來，我們笑得像我們二十年前笑的一樣地天真，盡興，響亮，愈快。

「我弄錯了，」舒誠明帶着笑聲說，「我上次在成都看你沒有結婚。你還記得，我們在薛濤井旁邊說的話嗎？剛纔我看見你，我滿頭高興，我以為我勸你的話發生了效力。可是，那個男孩子好像有五歲了，我心裏有點奇怪。」他又笑來。

「爲什麼不要個四川人，或者湖南人？」他說過，向我望着，似乎等待着我的回答。稍停，他又說，「現在，你身臨其境，心願應該容易償了。你自己說過的。那末，也許是有對像了。」

我帶着聽他說話和準備回答的神情望着他，我心裏却想着別的。我在十八年前，我說過這話，我記得我說這話時的真心誠意，和說這話時的青年的熱情與希望，那時候，我覺得我的希望不難達到，我覺得，我將來會遇到像夏淑文那樣的四川小姐或者像賈湘

芝那樣的湖南小姐，並且我想，我將來如要結婚，便娶夏淑文或者賈湘芝這樣的小姐。可是從說這話的時候，十八年過去了。抗戰以來，我的八年時間全是在湖南和四川過的，在這八年之間，我不但沒有了這種心情，而且忘記了從前竟有過這樣的心情。在人生的熱情，純善、燦爛的青年初期，我就遇到了人生的最不幸的悲哀，那悲哀和破滅的青年初期的希望，就像砂石一般，被我投沉在江底，在我的身體越走到長江的上遊時，我的心却在江底被浩浩的江流向下游推移越遠了。只有一次，五年前在成都，舒誠明的往事重提把我帶回我的青年初期，使我想起了過去的歡樂與悲哀，使我在笑聲中含着欲流不出的淚。現在他又問起這話，他的老友的溫暖的親切的關懷是我十分感激的，同時，我又有點抱歉我的回答不能滿足老友的動機。

我說，「也沒有對象。」

「真的——」他低聲地說，在驚訝中帶着喟嘆。

「真的，」我說，我壓制着我的情緒的欲起的激動。爲了改變話題，我才忙問他，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「我今天早晨才到這裏。在這麼好的風景勝地，又遇到老朋友，好朋友，應該暢聚一下呵。」他這個研究理性的科學的人，在言語上總是那麼熱情。

我接着說，「應該，應該。真不容易呵。你這次來要開會幾天？」我在報紙上看到他要出席的消息。

「三天吧。我趁這個機會多玩幾天，看看朋友們。」

「你夫人好。她沒有來？」我到現在才想起來問他。

「她沒有來。又要，」他笑起來。

「頭一個是男的是女的？」

「大的是女孩子。」

「我應該賀你。你太太我還沒有見過。」

「你可以看看她和我的大女孩子，」他說着，便從懷中掏出皮夾，從裏面拿出幾張相片遞給我。

「你們是在外國認識的？」我一面看，一面問。

「在柏林認識的。從場賽一陣同船到香港的。」

「你在成都的時候爲什麼不告訴我？」

「那時候還沒有——」

「那末，你急急忙忙離開成都，是去找她的。」

「我離開成都，和她在桂林訂婚的。所以在成都的時候，不能告訴你什麼。」

「呵，這一張上面，你太太和小孩照得更加漂亮了。」

我抬頭望他，想不到他臉上的得意中還帶着幾分羞澀。他笑嘻嘻地提議着：

「女孩做你的乾女兒好不好？」

「好的，好的。你太太——」

「她當然一定也贊成的。我寫信告訴她。這張我們三個人的送你，作Souvenir（紀

念品）。我來寫上字。」

「多謝多謝！」我把相片遞還他。

他寫了字，又把相片遞給我。他問到我的近況。我說我的身體還是不大好，比在成都

都時還差一點，沒有十五年前那麼結實耐勞了。現在寫字慢了，一個鐘頭寫不上一千字了，記一個生字也非常吃力。近來，又患失眠症，消化力不强，既然工作做不出什麼，便索性玩玩了，我打算在北溫泉住一陣，說是遊覽也好，說是養病也好。同來的有方家夫婦，他們邀了我來，一來就關照了招待所，不許收我一個房錢和飯錢。我雖然知道方先生爲我花兩萬塊錢並不在乎，但我總覺得不過意。我辭了教書的事，方先生爲我找了一個專門委員的職務，又介紹我在他鄰居某司令家裏做家庭教師，一個月送兩萬塊錢，只教某司令的少爺一天一小時的英文，這位少爺是準備留美的。我住在方家快有一年了，我有一個房間，飲食起居都不花一個錢，每月我舉行一次茶會，請一次客，我請客的時候，方先生夫婦限定我只拿出五千塊錢，其餘茶水和飯都歸公館裏去辦。舉行茶會，每次我買五千塊錢點心，牛奶和茶又是公館貼出。他們也不笑我寒儉。假若我不這樣，我單獨居住，我的收入是無法維持我的生活的。我身體不好；住方家，飲食好一點。我希望我身體好了，再繼續研究「比較制度」，最近方先生還爲我設法從印度買來幾冊關於比較制度的新書，待我在北溫泉住了一陣，回去時就可以看了。

「我看，」舒誠明說，「你還是結婚吧，你結了婚也許生活更有規律，身體更好一點。」

「可是，我的收入……」我口上這麼說，我心裏想的却是「可是，我的十八年前的熱情和純良再也喚不回轉了。時間改變了我的面貌，也改變了我的心。」

舒誠明插上去說，「結婚並不單單是靠錢。我希望你結了婚，我們在一起做事。好女子是有的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同時我心裏想的是：「像夏淑文和賈湘芝那樣的女子是有的麼？她們給過我希望，我在她們身上寫過青年時代的詩，聞過幻想與理想的花朶的芳香，看見過情感與理智的最美的彩虹，聽到人生與時間的和諧的交響曲的旋律，感到生之美，愛之真，和宇宙間一種最美的力。可是青春隨時間去了，在我聽夏淑文的笑聲，看賈湘芝的笑容時，我覺得人生的幸福在未來，和她們分別之後，我還憧憬着未來，可是，在十五年前我開始覺得幸福是在過去，近年來，我更加覺得幸福是在過去，已隨青春一同去遠了。有着幸福的回憶，又何必去尋找煩惱的現實呢？我還能有一十八年前的熱情和純」

善就好了！」

「那末，」舒誠明沉默了片刻，又說，「你也許會遇見很中意的女子。我想，你的希望不難實現。」他臉上忽然顯出二十年前那種互相開玩笑時的神情說，「你不要瞞我。說不定有頭緒了！」

「沒有，」我說。

兩個人又大笑了一陣。

「你現在娶二十三四歲的最好。……」

他高興地發表着他的意見。我伺候着每個機會，把話題轉到別的方面去，我怕使自己興奮。

後來我們決定了一起玩兩天。他要跟我一同到我的房間裏去，我們一路笑談着走到上邊的招待所大樓前面。方太太的孩子在二樓正中的陽台上向我遠遠地叫着，「范伯伯！來吃茶。」

我領舒誠明一同走到陽台上；方太太在那里帶着小孩吃茶點。我替他們介紹了一下

。茶房又送來兩個茶杯和兩張椅子，我們便在一起談着。

我在考慮着吃晚飯的問題。他們談了好久，談到舒太太。舒太太的姓名帶來了歡笑聲，方太太說，

「我在桂林見過她。她是我的好朋友陳太太的表妹。那時候她還是一個人，剛從外國回來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，」舒誠明歡笑地說着。

這麼兩句話，使方太太和舒誠明彷彿成了熟人。我想，晚飯問題解決了，我做東，我們在一起吃。我提出了這個意見，他們都要做東，但經我力爭，他們才欣然同意。方太太看了看表，我知道她是要去迎接方先生，我問舒誠明願不願散步，他說願意去，於是我們一同下樓，向東邊走去。

我們上了公路口，慢慢地向前走着。右邊腳下的嘉陵江從峽谷中向平坦開朗處流去，天、地、山、川、田、舍、樹、船、多樣而和諧地展在眼前。舒誠明說。

「這地方真好。是值得來玩玩的。」